

《士人风骨》： 孜孜不倦剪辫子的人

□ 赵宗彪

日前,苏露锋的新著《士人风骨》出版,我一口气读完。古人说,见书如面,那个书,一般指书信。而现在我读了作者的一本书,仿佛与他交谈了一整天,从书中窥见他的思想、学识与修养。

《士人风骨》编入北岳文艺出版社的“香雪文丛”,是苏露锋近几年历史随笔作品的一个专题选集,题材以中国古代士人故事为背景,用现代的文明常识加以解读,文笔所及,可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妙文趣事娓娓道来,常有生花妙笔,让人或拍案,或莞尔,回味无穷。

西哲说过,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文明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往往都因为愿意书写“私想”的人多了,有了各种思想的激荡、碰撞,再激发出新的思想与创造,从而引领社会的前进。

清末民初,中国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型,从郭嵩焘、梁启超到胡适、鲁迅,一批仁人志士为此前赴后继,不断启民智、办教育,希望中国早日进入现代社会。社

会的进步,都是从器物的变化到制度的改变,再到思想文化的更新。其中,最艰难的是思想文化的更新。民国时期著名的“辫子教授”辜鸿铭认为,剪掉头上的辫子容易,剪掉头脑里的辫子难。两千年的秦制,在清朝灭亡后即被推翻,器物也在快速地变化。在器物、制度之外,维护王权政治的那一套思想伦理,经过两千多年的固化,已经深入人们的思维内存之中,需要更多的人来进行思想与文化的革新——“剪辫子”,普及现代文明思想的常识。

现在,我们用上了手机,坐上了飞机,但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思想辫子”,在一些地方和一些人当中,依然存在和生长。在传统古书里寻找思想的火花,在前人的行为中探求与现代的相似性,比谈单纯的理论更容易为人接受,也更容易打动人心。苏露锋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以传播现代文明常识为使命,自觉自愿地做着思想辫子的

剪刀手。

本书《顾炎武的警告》一文中,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醒学生潘耒,倘若进入官场,要保持学术公正与人格独立都很难。潘耒自以为意志坚定,定会出淤泥而不染。直到入官场后,才发现一切都身不由己。最终,他下定决心退出了仕途。可见顾炎武的洞见之明,也反映出王权政治对社会影响之深、之广。

在《皇上“杀熟”有玄机》中,作者在列举了帝王们诛杀功臣的通例之后认为,帝王攫取王权靠的是两件法宝:暴力与欺骗。一旦坐稳了天下就会“杀熟”,既是解除王权的潜在威胁,也是重塑新的等级秩序。可谓一语中的。

书有多种,有的书,可以享受阅读的过程。有的书,在享受阅读的乐趣之后,又会带来思想的回甘。《士人风骨》正是这样的一本书。因为作者是头脑辫子的剪刀手,刀快,手也快。

书悟

让阅读发生根本性变化

□ 郝晓东

目前,教师阅读存在的三个突出问题:没时间读书、没有能力进行“啃读”、阅读狭隘化。我们应该如何解决?

我认为,第一要创造阅读时间,如何创造?“三找”加“三断”。三找:找帮手,分担家务和事务;找同伴,参加阅读共同体遇到精神尺码相同的人;找环境,尽量到安静的场所。三断:断开手机,减少“刷屏”的时间;断开无效社交,多一些独处和思考;断开负面情绪,保持内心的宁静和闲适。

第二,提升阅读力。磨刀不误砍柴工,如果读书是砍柴,提升阅读力就是磨刀。如何磨?系统性“啃读”有难度的专业书籍甚至经典书籍。系统性指围绕一个专题,一本接一本读,书要多但主题不要散。“啃读”是指扎扎实实,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一章一章,边读边勾画标记,最好是批注,同时画思维导图、写阅读笔记。

第三,跨领域读书。除了阅读与教育有关的书,每年读几本哲学、历史、地理、经济、法学等非教育领域的经典书籍。读书不能只读校长、教师乃至高校教育学者写的书,而要读一些其他领域专家写的书。在最深处,许多知识和道理都是相通的。

我长久地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要怎样阅读才有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和体会,要做到“五位一体”。五位是指:变浅阅读为深阅读,有高人指导下的阅读,与实践联系的阅读,与写作结合的阅读,有时间长度的阅读。一线教师工作繁重,很难完全做到,但不妨朝此方向行进。

断章

记忆中的父亲

□ 丁立梅



父亲在32岁时,照过一张小照。在上海城隍庙照的,二寸,黑白的。父亲那时是送姐姐去上海看腿病的——姐姐的腿被滚水严重烫伤,整日整夜地哭。父亲的心被折磨得七零八落。在姐姐的腿伤稍稍好了之后,从不迷信的父亲竟然跑去城隍庙,想给姐姐买一个护身符。

父亲最终在城隍庙买没买到护身符,我不得而知。但父亲却留下一张小照。当时父亲看到一家照相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就走了进去,就拍了一张二寸的黑白照。照片上的父亲,脸上有着深刻的忧伤,却挡不住风华正茂的英气。那张小照带回来,被许多人争相传看着,都说照得好。多年之后,我在镜框里再看时,发觉父亲的那张小照,特像电影演员赵丹。而这时的父亲,正倚在家里的沙发上打瞌睡,衰老得似一口老钟。

记忆中的父亲,是没有这么老的,是永远的32岁的风华。在一大帮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人里头,父亲是多么的出色,他不但断文识字,吹拉弹唱,也无所不会。那时的我们,喜欢围了父亲转,喜欢听父亲拉二胡、吹口琴、哼《拔根芦柴花》的小调。我们也喜欢争相把父亲的小照偷出来,在别的小朋友面前炫耀,说,喏,这是我爸。赚足骄傲和自豪。

我上学了,成绩很好。父亲跟人说,只这个女儿,是他的翻版。但父亲从未指导过我的学习。只有一次,我伏在桌上用红红绿绿的粉笔画人,那时我迷恋画画,喜欢画人,把人涂得五颜六色才觉得漂亮。父亲从我身旁经过,停下来看我画,看了会儿,他俯下身子,帮我把人的耳朵加上,温柔地说,应该这样画。又揩掉那些五颜六色,给人穿上浅褐色的

中山装。我对着看,竟发觉那画儿有些像镜框中的父亲了。父亲原来还会画画啊,我那时的惊异简直无以复加。到学校后,自是免不了在同学面前夸耀一番,说我爸会画照片上的人呢。

当我的书渐渐读多了后,对父亲的崇拜渐渐少了,以至到无。我眼中的父亲,与其他庸常的父亲没什么两样,他抽难闻的水烟,半蹲在檐下,呼哧呼哧喝稀饭。及至我工作了,父亲来城里看我,当着我的一帮同事,他把大厦读成大夏。我羞红了脸纠正。父亲讪讪笑,再读,还是读成夏。我只有摇头。

父亲老了,很多的病也就上了身。最严重的是脊椎病,压迫得双腿不能走路。这时的父亲无助得像个小孩,被我接进城里来看病,完全听任我的“摆布”。神情落寞。

一日,我约了几个朋友出外游玩,拍了许多照片。回来,我一边翻看照片,一边随口对坐在沙发上眯着眼打盹的父亲说,爸,我们也来照张合影吧。父亲一下子睁开眼(我怀疑他一直在假寐),眼神亮亮的。他站起来,病腿也好像比平常好了几分,他走到我面前的椅子上坐了,对着镜头认真摆好姿势,开心地说,你不嫌爸爸老吧?

我把那张照片洗出来,效果很好。照片上,我与父亲,都笑得满脸生辉。父亲久久地对着看,嘴里说着,拍得真好啊。我知道,这张照片从此后父亲将会贴身揣着,逢人便要掏出来炫耀,像我小时候炫耀他的照片一样,他会指着照片上的我对别人说,喏,这是我小女儿,是个作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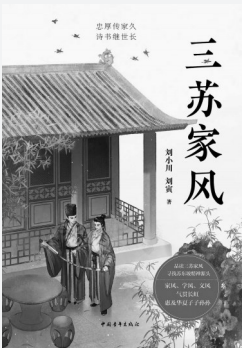
(摘自《仿佛多年前》作家出版社2023年出版)

《成神——中国的毕加索》

世界的库淑兰



这本书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刻画了一名真实人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民间剪纸艺术家库淑兰,文体的虚构,使得人物形象更具透视性,读者得以穿过诸多的报道,看见库淑兰在媒体之外的形象,如同许多艺术史上的大师一样,她痛苦但又不甘,自视普通但灵魂有光,她的故事让人震撼,这样的天才是无法被复制的。



《三苏家风》

苏东坡的一生波澜壮阔,他做人、做事、做官,始终如一。他的价值观是在眉山形成的,他21岁出川赶考,两次回来丁忧,在家乡先后待了近26年。母亲程夫人被称为古代三大贤母之一,孟母、岳母记载少,而程夫人流传下来的事迹不少。苏东坡直言不讳:“父老纵观以为荣,教其子孙者皆法苏氏。”全书以苏东坡在家乡眉山先后生活26年的历程为主线,采用故事化笔法谈“三苏”家风教育,融“史实、诗情、哲思”于一炉,披露千年大文豪苏东坡从风华正茂的少年到文采斐然的成年的成长历程,立体化呈现三苏家家教故事。

《王鼎钧作文六书》



王鼎钧认为:“作文这堂课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培养文学兴趣,一个是帮助学生写好作文,增加考场的胜算。”这套书给了读者一把开启写作大门的钥匙,循循善诱,教你把所思、所想、所感,用文字准确地表达出来,王鼎钧以文学家的视野和教育家的方法,启发读者在写作之路上思考和探索。